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期中報告

年度成果總報告

補助單位：教育部顧問室

計畫類別： 經典研讀課程

經典研讀活動

執行單位：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計畫主持人：黃藿

執行期程：自 98 年 8 月 1 日至 99 年 7 月 31 日

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0 日

目次

- 一、 計畫目標
- 二、 導讀
- 三、 研讀成果
- 四、 議題探討結論
-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 七、 改進建議
- 八、 經典活動統計表
- 九、 附件

計畫名稱：「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一、計畫目標

本研讀會成立的目標在於整合各方（不同術單位）的學者，藉由經典文獻的研讀、討論，培養成員們豐富的研究文獻基礎，提昇成員們從事相關領域研究工作之學術能力，並開拓成員們的研究視野與廣度。

為達成此一目的，本計劃預定完成的目標項目如下：

1. 98 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籍共計兩本，論文兩篇。
2. 預計舉辦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共計一場。
3. 完成「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之建置。

二、導讀：

本研讀會每次集會均會針對計劃所選定通識教育理論領域內的重要經典加以研讀、討論，藉以互相了解成員們的研讀心得與見解，並提供成員們更多的研究動機與課題，也磨練成員間的研究功力。每次研讀會均會事先指定一名成員為該次報告者，並指定一名成員為與談人，由主讀人先做好摘要並帶領小組進行導讀，成員們會在報告中或報告後就研讀內容提出問題、質疑、心得與建議。本計劃今年選定之書目為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暨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兩本。以及 Dewey, John, "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February, 1937. 暨 Dewey, Joh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Social Frontier*, March, 1937. 論文兩篇。導讀內容暨進度如下：

教育部補助推動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A類計畫本年度研讀規劃表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與讀人
1	98年9月12日(星期六)	林孝信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i>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Chap 1 External Conditions	尤克強
2	98年10月10日(星期六)	方永泉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i>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Chap 2 The Dilemmas of the Higher Learning	但昭偉
3	98年11月14日(星期六)	黃藿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i>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Chap 3 General Education	李開濟
4	98年12月12日(星期六)	朱建民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i>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i>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Chap 4 The Higher Learning	韓台武
5	98年1月15日(星期五)	但昭偉	Dewey, Joh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u> <i>The Social Frontier</i>, February, 1937. Vol. III, No. 22, pp. 103-104. Dewey, Joh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u>"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u> <i>The Social Frontier</i>, March, 1937. Vol. III, No. 22, pp. 167-169 	賴鼎銘

6	98年1月15日(星期五)	賴鼎銘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1 Introduction	但昭偉
寒 假				
研讀序次	預定研讀日期 (年月日)	主讀人	研讀內容 (書目章節或篇次)	與讀人
7	99年3月13日(星期六)	但昭偉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2 The Idea of Excellence	黃藿
		黃藿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3 The Decline of the Nation-State	但昭偉
8	99年4月10日(星期六)	方永泉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4 The University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蘇永明
		蘇永明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5 The University and the Idea of Culture	方永泉
9	99年5月8日(星期六)	孫長祥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6 Literary Culture	楊洲松
		楊洲松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7 Culture Wars & Cultural Studies	孫長祥
10	99年6月12日(星期六)	郭實淪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8 The Post-historical Universities	朱金池
		朱金池	Bill Readings, <i>The University in Ruins</i> , Chap. 9 The Time of Study, 1968	郭實淪

三、 研讀成果：

本研讀會成立於二〇〇五年，為一長期存在、擬永續經營的研讀會。本研讀會前期係由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黃藹教授、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林孝信暨東吳大學哲學系朱建民教授所帶領的通識教育經典研讀小組為骨幹，近年來成員不斷擴充，更主動邀請相關領域、不同背景的學者與研究生加入陣容，目前已是國內通識學界最有規模、最具成效的研讀會之一。現今本研讀會的成員約維持十至十五人，成員們已收到在學術上互補、切磋的良好效果。

研讀會自創立以來，所需之經費多半由成員自費維持，如今適逢教育部正在積極推動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強化創新計劃的補助，使研讀會經費的穩定來源，從而強化研讀會的成效與影響力。研讀會的運作目前也即將邁入第六年。

至今已研讀過的重要經典有：

1. Newman, John Henry,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Flexner, Abraham,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3. Bloom, Allan,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4. Harvard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 Report of The Harvard Committe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5.(96 學年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化創新計畫—經典研讀活動：「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補助研讀之經典典籍)
5. Lewis, Harry R.,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PublicAffairs, 2006.
6. Bell, Daniel, *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Columbia College Experience in its National Set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以下是 98 學年度研讀的經典典籍：

7.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98 學年開始獲得教育部人文社會學科學術強

化創新計畫—經典研讀活動：「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補助研讀之經典典籍)

8. Dewey, John, "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February, 1937.
9. Dewey, Joh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Social Frontier*, March, 1937.
10.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研讀的成果皆公佈在本計劃設立之專屬網站，其他如活動照片、討論紀錄、讀書會成員等等相關訊息。並配合研讀進度，提出深度導讀稿及議題探討的結論，以供各界瞭解。

四、 議題探討結論

通識教育經典研讀會自 2005 年成立以來，導讀者除了提供導讀稿之外，在每一本經典研讀完成之後，亦會請研讀會的成員針對議題探討結論撰寫文稿，除了公佈在本計劃的專屬網之外，並會將文章投稿通識教育相關期刊，以供各界瞭解。例如由黃藿教授所撰寫的〈Kevin Harris 論公民素養教育及其對國辦教育的質疑〉已刊登於《通識在線》第 21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朱建民教授所撰寫的〈失去靈魂的優秀：綜述〉一文已為《通識在線》則刊登於第 24 期。孫長祥教授所撰〈變遷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改革〉則刊登於《通識在線》第 25 期。但昭偉所撰〈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暨方永泉所撰〈丹尼歐·貝爾論社會變遷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第 2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黃藿教授所撰〈赫欽思論通識教育〉已刊登於《通識在線》第 29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請參考附件)

1. Hutchins,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2. Dewey, John, "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February, 1937.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3. Dewey, Joh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Social Frontier*, March, 1937.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4.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已完成議題探討結論。

五、 目標達成情況與自評

(一) 本計劃預定完成的計劃目標如下：

1. 98 學年度預計研讀重要的通識教育經典典籍共計兩本，論文兩篇。
2. 預計舉辦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共計一場。
3. 完成「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之建置。

(二)目標達成情況如下：

1.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的部分：目前已完成原訂計劃中兩本經典典籍之研讀與研討。

本計劃今年選定之書目為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暨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兩本。以及 Dewey, John, "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February, 1937. 暨 Dewey, Joh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Social Frontier*, March, 1937. 論文兩篇。

其中 Robert Maynard,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暨 Dewey, John, "President Hutchins' Proposals To Remake Higher Education," *The Social Frontier*, February, 1937; Dewey, John,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e Social Frontier*, March, 1937. 論文兩篇。 已完成研讀暨摘要。 Bill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已完成研讀暨摘要。

2. 通識教育相關之學術研討會的部分：已舉辦一場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

「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

本計劃所舉辦之教育哲學圓桌論壇，主要成員大部分為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的成員，其目的在於擴大研討成效、結合各方的學者，切磋學藝、分享心得，透過對話凝聚共識，尋求未來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學界合作的可能。並期望研討的成果可作為通識教育學界之參考。本中心謹訂於 2010 年 1 月 15 日(五)假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 C2-211 會議室舉辦「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並邀請對於教育哲學與通識教育經驗豐富之學者與談。

3. 「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計劃網站已建置完成。

本計劃已設立專屬網站，提供研讀會的相關訊息，這些訊息主要包括：研讀成果的公佈、活動照片、討論紀錄、讀書會成員等等相關訊息，並配合研讀進度，提出深度導讀稿及議題探討的結論，以供各界瞭解。(計劃網站：<http://140.115.103.89/studygroup/index.html>)

六、 執行過程遭遇之困難

執行過程順利良好，尚未遇到具體之困難。

七、 改進建議

提議建立優良計劃評選及獎勵辦法。

八、 經典研讀活動統計表

計畫名稱：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				
計畫主持人：黃蘊 教授				
研讀經典	研讀次數	教師參與人數	學生參與人數	計畫助理
<input type="checkbox"/> 中文經典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外文經典	10 次	男 13 人 女 12 人	男 4 人 女 2 人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兼任助理 (男 1 人) <input type="checkbox"/> 無

以下為計劃成員最近三年出版的著作（主要為研讀活動之議題探討結論）：

1. 朱建民，〈布魯姆論大學教育〉，《通識在線》，第 14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2. 但昭偉，〈Bloom 對美國大學的批評與期許〉，《通識在線》，第 15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3. 曾華璧，〈布魯姆論六〇年代的美國大學〉，第 1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4. 但昭偉，〈簡介《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通識在線》，第 18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5. 賴鼎銘，〈哈佛紅皮書的通識理念〉，《通識在線》，第 18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6. 尤克強，〈通識教育應如大樹幹—專業為其分支〉，《通識在線》，第 19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7. 方永泉，〈《哈佛紅皮書》論中等教育階段的通識教育〉，《通識在線》，第 19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8 年。
8. 黃藿，〈Kevin Harris 論公民素養教育及其對國辦教育的質疑〉，《通識在線》，第 21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9. 黃柏翰，〈高等教育的定位與哲學內涵：簡介 J. S. Brubacher 的《高等教育之哲學》〉，《通識在線》，第 21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10. 但昭偉，〈哈佛的歷史傳承及面對的困難—Harry R. Lewis 的觀察〉，《通識在線》，第 21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11. 朱建民，〈失去靈魂的優秀：綜述〉，《通識在線》，第 24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12. 孫長祥，〈變遷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改革〉，《通識在線》，第 25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13. 但昭偉，〈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通識在線》，第 2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4. 方永泉，〈丹尼歐·貝爾論社會變遷對高等教育的影響〉，《通識在線》，第 2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5. 林孝信，〈赫欽思的高等教育理念〉，《通識在線》，第 28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6. 方永泉，〈赫欽思(R. M. Hutchins)論美國高教育的困境〉，《通識在線》，第 29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7. 黃藿，〈赫欽思論通識教育〉，《通識在線》，第 29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九、 附件

「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活動海報

第二屆 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

透過教育哲學與通識教育經驗間豐富的對話，
切磋學藝、分享心得、凝聚共識，
尋求未來教育哲學學術發展，
以及教育哲學與通識教育學界進一步合作的可能。

舉行時間/地點

99年1月15日(五) 上午8:30至下午16:40
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C2-211會議室

講者/講題

- 倪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
Rewey與Hutchins在1936-37的辯論
- 賴永銘 (世新大學校長) /
The University in Ruins第一章導論
- 郭實渝 (中研院歐美所研究員) /
論通識教育的正當性
- 溫明麗 (台師大教育系教授) /
批判性思考是通識教育與教育哲學共同的語言
- 簡成熙 (屏東大教育學系教授) /
重溫哥倫比亞通識課程:評<<Cross課程秩序的綠洲>>一書
- 蘇永明 (新竹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
「教育人」概念的反思
- 林建福 (臺師大教育學系教授) /
周濟、道德與道德教育的哲學探究
- 方永泉 (臺師大教育學系副教授) /
博雅教育的新典範—Mulcahy論博雅教育
- 洪仁進 (臺師大教育學系副教授) /
教育品質的反思:何種品質?誰的教學/評鑑?
- 王俊斌 (中興大學教師專業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
論Amartya Sen對「平等」觀點的比較分析及其倫理意涵
- 楊洲松 (暨南大學課程教學與科技研究所副教授) /
自決與順從—阿多諾的學教育理論與博雅教育
- 陳延興 (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助理教授) /
John White對於教育目的之探討與評析我國中小學之課程目的
- 石慧瑩 (中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
大學通識教育:以中大核心通識課程為例
- 簡成熙 (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
無主義教育哲學建構之可能—淺論教育哲學方法論

通識與教育哲學論壇活動照片

2010年1月15日(五)假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 C2-211 會議室舉辦「通識與教育哲學圓桌論壇」，主要成員大部分為通識教育經典典籍研讀會的成員。



通識教育經典典藉研讀會活動照片



發表人爲計劃主持人 黃藹教授。本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21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3 月。

Kevin Harris 論公民素養教育及其對國辦教育的質疑

黃 藹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培養現代民主社會中的公民素養是台灣通識教育中的一項重要目標。但國家是否有權強制所有國民接受公民素養教育？澳洲學者 Kevin Harris 認爲，國家有權強制所有國民接受公民素養教育的主張不應是自明之理。Harris 的質疑引發許多潛在的問題。直接引發的議題譬如：「教育」究竟是什麼意義？教育的水準應如何設定？「公民」一詞如何定義？應該由誰來決定教育的內容？強制如何能夠實施？如何能設定並維持教育水準？Harris 在〈公民素養教育〉(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一文中，探討國家興辦的教育，在培養人民成爲國家公民上所扮演的積極角色。

一般人要到 18 歲才會被賦予公民資格，成年後才能參與複雜的社會組織運作，成爲正式的成員，他被期待學會對國家社會整體發展作出貢獻。只是生理成熟並不會達成這個目標，需要有精心教導與學習的過程。爲有意義參與國家的經濟、文化與政治生活而進行的學習，起自於學校教育內外的經驗，以及內容上無限的排列與組合。因此在複雜的社會中，未來公民學到的課程有多樣不同的可能樣式。人們期待兩項不變的特徵是，一、嘗試灌輸社會主流的價值與信仰體系，二、傳遞每個社會公認必要的特定內容。因此，所有的社會化，包括未來公民的培養，都是保守的，也就是要設法保留、並維護那公認造成現狀的主流價值體系與知識和信仰的主幹。因此，只要學校教育與社會化相關，它就是保守的。而由國家辦的學校教育就注定是保守的，因爲國家不會故意孕育一所學校公開來挑戰其主流價值、信仰或知識體系；或有意設立一所學校，造就一批未來的公民，來推翻那曾經栽培過他們的國家。

把學校教育當做一種灌輸公民意識的作法，不難找到真正的案例。譬如納粹德國、史達林的蘇聯、中國文革時期。這些例子都不允許對主流價值觀與信仰作批評。我們是否可以說：在現代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學校教育與社會化是同樣保守的、而且要培養出會不加批判地複製社會秩序的公民呢？這個立場面對三項挑戰：1) 自由民主的社會，在宣告其自由民主的立場時，就表明對強制與一元化

思想的不滿，因此也要推動信仰的自由與多元。2) 在自由民主社會中與學校教育相關的主流論述宣稱，學校教育所負的任務不只是社會化，而且也包括教育未來的公民，成為具有批判力的自律公民。3) 現代社會關心未來的發展，而不是維護其生活方式般複製保守心態。現代自由民主社會試著教育自律的公民，最多只是最低限度的保守，只堅持那些已經證明值得維護的東西。

保守與進步之間還是要維持巧妙的均衡。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變得太自由而不夠保守，就會冒著允許 Mill 所提倡的極端自由形式，或者 Rousseau 所推動的極端個人主義形式，這種社會中的教育會被認定是進步主義的教育。另一方面，當一個國家變得太保守而不夠民主，就會太接近柏拉圖的理想，後者將教育視為解放知識菁英的心靈，同時保證每個人各安其位，如此鞋匠安份地修鞋，並讓有智慧者治理國家。

現代自由主義理論強調合理性、社群與正義的論述，來避免上述兩個極端。自由主義理性論知名的支持者 John White 就說：「在一個自由民主社會中，政府的恰當職責是藉由讓所有公民具備自律生活的條件，來提升他們的福祉。」而政府準備透過「那使學生公正地了解各種不同美好人生理想、卻不指示他們朝向任何特理想的教育」來達成這項目標。就在這樣論述的架構下，政府、自由主義、自律、抉擇、多元主義、寬容、民主、參與式公民素養、學校教育，及教育全都在明顯相對的安逸中和平共存。

根據馬克思主義，普及的義務教育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要傳遞知識與價值，義務教育的正當化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並確保主要生產工具的再生。因此，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國家提供並認可的學校教育就會符合、維護，並保障資產階級的利益。比較困難複雜的問題是：這個目標如何達成？馬克思主義主要以意識形態來回答。為說明這一點，Harris 提出幾項在自由民主國家中與教育和公民素養相關的議題，並把它們都當作幻覺。

第一，是對教育本身的幻覺：認為上學主要與教育有關。這暗示，一方面透過學校與教育之間日常語言的連結，另一方面學校確實提供教育性的活動，而且確實給龐大數量人們提供高水準的教育。但學校作為社會控制的代理者，灌輸知識、技能與態度給未來公民，讓他們成為能配合生產的溫馴人民。雖然批判思考一直出現在學校課表成為顯著項目，可是實際上卻很少落實。

第二，是知識中立的幻覺。這項幻覺是由「某些知識（譬如 $2+2=4$ ；華盛頓是美國首都）似乎毫無疑問是中立的」這樣的暗示所支持的。這種觀點將「學校知識視為世界的一種中立顯示」正當化；而且經常有人進一步宣稱，儘管知識無限，而學校課程必須經過篩選，但課程內容的篩選也同樣建立在中立的知識論基礎上。可是知識從來不是中立的；舉凡學校課程包括的，都是非常特定的篩選。

第三，是教育機會與流動性平等的幻覺。這裡暗示：所有學童，不論性別、種族、信仰、膚色、宗教或階級都得以有同樣入學受教育的機會，而且全都面對同樣的考試與篩選機制。但真相是：自由民主社會中的學校教育系統歧視女性、有色人種、某些族裔、某些少數群體，及勞工階級與窮人子女。

第四，是自主的幻覺。在自由民主社會中，人們確實擁有選擇的權利，同時對自己的生活擁有某種控管權，這樣一種無法否認的暗示鞏固了這個幻覺。考量目前的情境，我們所有人在其中都運用不同程度的自由與抉擇，因應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來調整我們的生活。可是這個衰退是我們中非常少數人造成的行動結果，而且幾乎大多數人都沒有防範能力。

第五，是民主與權力的幻覺。在自由民主社會中所有公民不時有權投票支持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議士，而政府會被選票要求下台。表面上人民確實擁有權力與管道參與決策但，在真正發揮作用的地方與方式，人民卻沒有決策權。

從上述討論看來，或許會讓我們對公民素養的教育得出悲觀的結論；亦即就複製生產關係的意義來看，教育主要是保守導向的，因此教育的目標是要培養出具有不同技能的馴服公民，樂意複製現存的生產關係。

Harris 認為，前述論證忽略了兩項主要重點：第一，學校可以成爲反對力量的大本營，第二，教育本質上是批判與具轉型力量的。具轉型力量的批判教育 (transformative critical education) 是較值得關注的議題，儘管學校教育具有保守的本質，它並非被遺棄或沒有希望的理想。師生並非從真空來到學校，他們都帶有信仰與經驗的包袱，很有可能在學校裡，有一定比率的人會把批判的武器帶到校園，並具有將教育交流轉型的欲望。與此相關的，而值得一提的，至少有兩項困難。

第一，批判教育的本身隱含極大困難，因爲要對我們在其中從事的體系進行批判或轉型，基本上要運用此一體系中的要素來反對自身，這比乍看之下來得更困難。這可能會在實踐中引起矛盾，無法同時達成正當合理的目標及批判的目標。

第二，具轉型使命的批判性教師，相對於學生是處於一個具有特權的位置，但是作爲具有批判反省力者，不會喜歡利用這種特權。具有批判力的教師必須避免讓學童受到任何傷害，也要避免以某種形式的灌輸替代另一套。這樣的教師必然在學校有許多需要聆聽的聲音，並且也有許多有待從外獲得的反思性知識。

Harris 認為，自由主義者會責怪 Harris 誤把發展進程中的片刻當作結構性的障礙。Harris 指出，資本主義無疑造福許多人，而在它歷史的發展上，在那些它造福的那些人身上，而且在多少的程度上還會有持續的改變，但是它也是一種生產模式，透過它在歷史上發展的所有形式，剝削了另外一批人，而且使他們遭受到結構性的不利。由於它屬性上有透過結構上不利於另一批人，使得某些財團獲利的傾向，只要持續如此，就很容易包含自由主義的核心信念，可是它無法在允許真正平等、真正自治，以及真正民主的情況下來運作。

Harris 認為，資本主義是民主社會中推行公民教育所遭遇到的主要障礙，因爲它無法容許「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治與真正的民主」。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會「保障並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當前的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會明目張膽這麼做，而會透過將自由主義的論述正當化，並製造幻覺，讓人誤以爲它們是自由民主國家。它們還會製造若干幻覺，讓人誤以爲：學校在教育學生、學校教的知

識是中性的、學生們享有教育機會的平等，以及公民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是享有自主的。在這樣的情況中，教師作為「具有推動轉型力量的知識份子」，必須體認他們已經被塑造成為意識型態主體的方式，要學習如何建立批判的觀點，並教導學生這麼做。在資本主義的教育體制中這麼做並不容易，而教師必須避免「以一種形式的灌輸替代另一種。」

Harris 指出，資本主義國家保障並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如果要進一步擴大這樣的論述，他必須針對 20 世紀後期先進工業化社會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本質，提出更精密與詳盡的分析。在他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直接工具，難道是像傳統馬克思主義所說的：是「資產階級的執行委員會」嗎？另一方面，他的分析隱含把國家視為處在相互矛盾勢力的夾縫中。一方是要求擴大公民參與權的勞工組織與社會主義政治運動，另一方則是那些財團與資本家，他們抗拒政府企圖以課稅手段來貼補支持這些權利的社團，而國家則處在雙方勢力的夾擊下。如果採取第一種觀點，就是要消滅資產階級，並建立一個新社會和一套新的經濟秩序。而如果採取另一種觀點，就需要另一套不同的公民素養教育。

參考文獻：

1. Kevin Harris,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in Wendy Kohli 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2. Patricia White,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in op.cit.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朱建民教授。本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24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9 月。

失去靈魂的優秀：綜述

朱建民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榮譽教授

哈佛大學於 2002 年由桑默斯校長和文理學院科比院長領軍進行通識課程改革計畫，過程中激起許多爭論，曾任哈佛學院院長八年之久的路易士在 2006 年出版《失去靈魂的優秀》，大力抨擊這項計畫。路易士的批評對此計畫在 2007 年的定稿有多少實質影響，難以評估；但他在本書中抒發的教育理念，值得探討。

路易士從未否認哈佛是一所卓越的大學，他擔心的是，哈佛正逐漸失落教育的理想，長此以往，終將成爲一所沒有靈魂、缺乏理想的卓越大學。簡言之，路易士說的靈魂即是價值觀。他認爲，以價值觀的樹立爲教育主軸原本是哈佛大學部教育的優良傳統，但是近年來，一則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一則由於主持校政者理念不清，以致逐漸變調。在這種情況下卻要進行全盤的通識課程改革，益發令人擔憂。

在書中，路易士討論他在院長任內面臨的幾項複雜問題：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師生關係、學生輔導、評分制度、個人責任、學生紀律、金錢與體育等。他認爲，這幾項關於大學部教育的問題最能顯現大學內部價值觀的衝突，也最能看出主事者是否具備正確的辦學理念和堅定的立場。然而，無論桑默斯或科比，都不是路易士心目中「有操守、有原則的領導者」。

路易士回顧，艾略特是第一位有重大影響的哈佛校長，主張採取「兼容並蓄，各取所長」的教育原則，開出各種領域的課程供學生選修。這是出於自由化的理念，讓所有課程開放給學生自由選修，開課的學系和教師就需要注意自己的教學內容，否則將乏人問津。我們今天看來，這種做法固然有好處，但學生未必知道如何規劃自己的學習路徑，教師有可能只顧講授自己專業領域的知識，或是爲了討好學生而開設學生喜歡的課。在此，課程設計究竟應以學生興趣爲主、教師專業爲主、或社會需求爲主，其間的權衡仍然是每一所大學需要面對的問題。在路易士對艾略特的回顧中，並未對此提出答案。

自由化課程設計的流弊逐漸在艾略特主政後期浮現。1909 年，羅威爾繼任哈佛校長，明確指出自由選修制度破壞了原先教學結構的完整性，而在次年提出「廣泛涉獵，學有專攻」的教育理念，要求哈佛的大學部學生需要修習專業課程以及四大類的通識課程，後者即是所謂的分類指定選修課程。

1945年哈佛完成第三次重大的通識課程改革，其間的理念明白地陳述在《自由社會的通識教育》一書中，這本書因為封面的顏色後來被稱為「紅皮書」。主要執筆者芬利教授，他以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視野來看待哈佛通識教育應有的地位。紅皮書完成於二次大戰末期，它關心的不只是哈佛大學本身，而是何種教育可以避免人類重蹈自尋滅亡的覆轍。

根據紅皮書，通識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宗旨在於培養責任感和公民意識，讓學生成為負責任的公民。路易士極為認同這種教育理想，當他批評桑默斯和科比的課程改革時，他心目中依據的典範就是紅皮書的精神。或許我們可以說，他夢想中的哈佛通識教育應該是由一位像艾略特的校長來執行紅皮書的理念。此外，路易士認為，紅皮書的主要貢獻不在於課程設計，而在於清楚地傳達了通識教育應有的教學理念。針對羅威爾校長改革方案未考慮到的專業門檻不一的問題，紅皮書指出，專業系所提供的通識課程，有些原本只是為了培育專家而設計的，可能無法引起其他科系的學生興趣。了解牛頓定律對文科學生是重要的，學生應該認識到，這個世界是有條理可循、可預測的系統，人類可以運用經驗研究掌握其間的規律。但是讓他修習和物理系學生一樣內容的物理課，確實很難學得好。

紅皮書的課程方案在實施之初雖然做了若干調整，但是大體上仍維持某種系統性。然而，實施日久，它的原始理念漸漸被淡忘，甚至在1960年代開始被學生視為不合時宜的沙文主義，以致專業性和選擇性的呼聲再度居於主導地位。在不斷修改的過程中，哈佛的通識課程又變得四分五裂了。在這種背景下，當時的文理學院院長羅索夫斯基於1978年提出了所謂的「核心課程」方案，要求學生在十個領域中選修八個領域的課程。這次課程設計採取知識取向，但其主旨在於傳授思維方法而非灌輸知識。課程委員會依據明確的教學目標和基本課綱，審查課程的開設；經由這層篩選和淘汰，逐漸讓課程內容不致過於專業化，也不致天馬行空。

回顧哈佛過去四次重大的課程改革，再對照2002年開始的改革計畫，路易士強調，課程設計的重點不在於是否讓學生享有高度的選擇性，重點在於課程設計是否有明確的目標。他認為，這項重點表現在過去的改革中，也成為哈佛的傳統，卻在這次的改革中隱沒。更讓路易士不滿的是，紅皮書的理想不再。他說：「現在的哈佛課程，鮮少體現人性自由、啟蒙理念和美國社會民主思想。新課程對二戰後紅皮書編撰委員會提出的大學課程的社會責任也未予以充分重視。哈佛核心課程甚至沒有為學生提供認識自己國家的機會。」（侯定凱中譯本，頁八六）在這段話中，路易士不僅在歎息紅皮書理想的失落，最後一句話更是針對桑默斯強調的全球化而發的感歎。路易士反駁說，哈佛現有課程的問題不在於太少國際視野，而在於太少美國公民素養的教育。他批評說，頂尖大學所闡述的辦學宗旨極少涉及「道德原則和終極價值觀」，「隨著大學眼光從美國本土轉移他處，維護和孕育這些大學的民主自由觀念也從大學課堂淡出」。（頁九五）路易士擔憂，這樣的教育如何可能培養繼續維繫美國民主社會的中堅份子。

經過上述介紹，我們更明確掌握路易士心中的哈佛靈魂和教育理想。然而，

這種理想為何會逐漸喪失了呢？他認為，當前的課程改革計畫之所以偏離這種理想，一則出於缺乏有原則的領導者，一則出於外在因素的影響。他在書中提到兩項外在因素：「競爭」和「消費主義」。這兩項因素對於大學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拉扯的力量，在此，若是順勢而走，不加抗衡，不僅會讓課程改革喪失理想，也會在師生關係、學生輔導、評分制度、學生紀律和責任感等方面產生重大偏差。

首先，就競爭而言，路易士指出，存在於學生之間、教師之間、大學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例如，在研究型大學中，不論是聘任、升等、獎勵各方面，研究表現受到的重視遠遠超過教學表現，故而促使大部分教師追求短期內論文發表的數量，卻無心於教學或學生的成長。他說：「拔擢教授的制度必然導致教師視野狹隘，他們只能成為專家而非博學之士，只能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本業，卻無暇關心學生的身心發展。」（頁廿九）其次，就消費主義而言，學生的角色似乎成為顧客；大學的學費高昂，學生對學校的要求也多。路易士指出，「為了維護自身的吸引力，校方對這些要求盡可能有求必應，卻沒有設法拓展學校的教育視野。」（頁卅四）

基本上，路易士並未將大學部教育的失敗歸咎於哈佛大學重研究而輕教學；哈佛大學相當重視大學部教育，投入相當的資源，也有高品質的教學。依路易士看來，問題的關鍵毋寧在於缺乏正確的教育目標。他指出，哈佛大學「忽視大學教育最基本的目標」，亦即在於「如何把學生培養成更好的人」（頁十九）。路易士說：「理論上說，大學就是學生開始認識自我、發現生活意義和目標的場所。他們所處的年齡正好是培養責任感的階段。」（頁廿）如此，大學之道即在於讓青年學著轉成大人，「使其成為富有學識、智慧、能為自己的生活和社會承擔責任的成年人」（頁廿）。簡言之，對路易士而言，在大學部教育中，人格養成優先於知識傳授。如此，最好的教師應該是「人師」，而非「經師」。問題是，路易士的這種教育理念是否成為哈佛大學的共識或主流呢？顯然沒有。

以路易士所關心的師生關係為例，在以知識創新和傳授為核心的研究型大學中，教師以其學術成就聘任，因而並未把學生的心理輔導和價值觀的培養視為自己的職責，也不認為自己應該具備這方面的能力。因此，學生的輔導大多交付專業的諮商人員，甚至輔以同儕輔導方式。可是，依路易士看來，這些工作原本都是教師應該做的。在學生輔導方面的相關爭議，在台灣的大學校園中也存在廿多年。台灣不少學校也像哈佛一樣，把導師的任務逐步減縮到課業輔導，而在心理輔導方面只要求導師擔任第一線的接觸和了解，有問題再轉介給專業的輔導中心或諮商中心進行實質的輔導。對路易士來說，這是不夠的，他認為：「總是有人在提醒教師注意那些情緒低落的學生，並把他們轉介到學校的心理輔導中心接受幫助。但大多數學生最需要的不是心理輔導，而是有人為他們指明未來的生活方向，……走進更有意義的成人世界。」（頁十九）就落實的層面來看，路易士對大學教師在這方面的期望，毋寧是過高了。或許少數老師有此能力，但大多數以專業學術成就獲取聘任資格的教師，未必能夠符合這項期待。總之，對照於當代高等教育的客觀情勢，強調人格養成優於知識傳授的教育理念是逆勢而為的。因

為，傳授知識要比培養人格容易許多，在師資上較易取得，也更容易在短期內運用客觀指標評量成果。

路易士提到的競爭和商業走向，其實是全球高等教育的現象，台灣亦不例外；競爭和商業走向籠罩台灣各個大學。由於高等教育經費不足，我們的教育部採取兩套策略，一方面利用競爭性計畫激勵學校，另一方面利用評鑑制度考評學校。在經費和聲譽的實質考量下，學校很難抗拒這些政策背後所隱含的價值觀。如此一來，不論是在提出計畫或接受評鑑時，都是盡量地「投其所好」，甚至有可能改變學校原來的優先發展目標。

總之，路易士對通識教育的理念乃是一種逆勢而為的理想，在哈佛落實有其困難，在台灣更難。不過，逆勢而為的理想，本質上或許不在全盤落實，而在對於順勢而下的走向有所制衡。路易士的理想呼喚在哈佛的課程改革過程中發揮了力量，台灣的通識教育改革中也應該多一些這類的聲音吧！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孫長祥教授。本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25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09 年 11 月。

變遷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改革

孫長祥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教授

一、前言：爲何要改革通識教育

《通識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這本書是美國當代著名的社會學家 Daniel Bell，在哥大任教期間(1959~1969)，應當時新校長 David Truman 的委託，從 1963 年起，以一年爲期，全面檢視哥大的所有課程，並檢討通識教育的學程，所完成的一部專門討論哥大通識教育課程改革爲主的著作。雖然這本書的出版已逾四十年，社會、文化、知識、科技不斷更新發展，不復舊時情勢；但 Daniel Bell 看待問題、歸納問題、解析問題的敏銳精準眼光，頗富歷史、文化的宏觀卓識，仍不得不令人佩服。若非有這本過去的改革紀錄，做爲對照當前問題的參照點，那麼便無法看清當前通識教育問題的來龍去脈與事件興革的利弊得失，更遑論因襲損益，進行鼎故革新的調整與修正。

如眾所周知的哥倫比亞大學與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都是美國常春藤盟校的名校，長久以來這三所大學對通識教育的理念、規劃與課程等，形成三種各有特色的通識教育基本模式，而一向被視爲是美國本土與許多美國境外大學在通識教育領域的標竿性領航學校。因此在動見觀瞻的情況下，這些大學對於自身課程、制度的任何變革都是敬慎其事的。問題是這些大學爲什麼在通識教育課程實施一段時間之後，便要大費周章的醞釀課程的改革？他們究竟是如何去從事檢討、評估、規劃與實施課程改革的？

據 Daniel Bell 的敘述，Truman 校長之所以會有這次通識教育改革問題研究的倡議，主因有二：第一是 1946 年哥大校長 Harry Carman 主事時，由 Jacques Barzun 執筆完成《行動中的大學學程》一書之後，一直都未對全校課程再做過全面性普查；Truman 接長之後，他希望有記者、編輯實務經驗與哈佛背景的 Daniel Bell 以獨立觀察者身分從事研究與規劃，再度爲哥大提供一個前瞻圖景。第二、面對二次大戰後美國中等教育產生質變，而大學的功能擴大、轉變爲重視研究取代教學，新興知識與學科快速發展成形，以及美國這個國家的政治形態、社會層級結構已然改變等等事實，希望重新徵諸現實而自我審察哥大的制度與課程。

二、美國文化中孕育的哥大通識教育

Bell 在本書一開始便強調只單就哥倫比亞大學的問題進行研究；但又意有所

指的引用猶太教經典 the Talmud 的一段話說「拯救一個生命即拯救一個世界」。表達他是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視哥大為一個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的學生與教職員等共同組成的一個群體生命的有機活體。在這個文化社會的網絡中，每個人都是浸潤在整體中的個體，而整體也滲透到個體之中；因此，說一個人極可能是說到一個機制。所以「研究這樣的一個生命，也可能便是研究全部世界的方式。」推而擴之，哥大也是美國文化社會的一個縮影，檢視哥大也意謂著檢視美國的大學通識教育。

大學不是自外於它所存在文化社會的孤立個體，而是被文化社會整體塑造的，同時大學也扮演引領文化社會變遷發展的角色。要了解哥大的教育問題，也必須從整體美國文化中的教育問題入手。Bell 認為當時美國教育的問題，與美國文化現象中四個弔詭預設相互糾纏：一、既希望不以功利為主的良好教養，又要求功利的教育目的；二、既主張自由開放討論的課堂，又要求學生對學問、知識權威的尊重；三、既要訓練良善守法的公民，又要教導學生勇於懷疑各種律則；四、既要遵循以人為本的人道立場，又強調以獲取職業所需的技術與訓練為目的。

而面對美國文化形態與教育期望間的四組難題，若要尋求在美國的功利社會中實現這些目的，必須考慮如何轉換這些價值到實際的教學課程中。然而經驗告訴我們，要調和這種文化與期望間的落差，同時發揮二者的最大功能，讓最大多數人獲得最大利益，有事實上的困難。因此要改革哥大的通識教育問題應該從兩方面反省：一、做為改革應變主體的自身條件；二、在政經社變化中所呈現的通識教育問題。

1. 哥大的特色

做為一個文化、知識的社群，哥大是由它的傳統(traditions)、教育機制的結構(institutional structure)、學生群體(the student body)的特質三者，經過長期凝鍊積累而形成唯一的哥大。之所以造就獨具特色的哥大，是因為：(1)哥大自始即為小型的私立教育機構，與依政治、職業要求取向而設置的州立大學不同。(2)哥大雖為都市型大學，但卻能容納大量的研究，也能策略性選擇特定主題，招收最好的知識分子參與。(3)哥大學生對專業與學院生涯具有強烈的學習動機，大學畢業生大都進入研究所或專業學院。其次，就一個教育機制而言，哥大是由各科系尤其是研究部構成的，而這些科系又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權而非學院：能依持續捐助款的多寡而精選與任免教職員，儘管實際上教授可能大多數的教學時間是在大學部、通識學院，或在研究所任教。

再者，就哥大的學生群體而言，早先主要招收紐約的專業和中產階級上層的家庭子弟，1900年之後開始招收紐約移民家庭、猶太社群中具有知識抱負和醫法專業為取向的學生。二次大戰後至今的學生群體則呈現出不分種族、地域、不論社會層級，而明顯表現出以認同美國為主的特性。這種多元背景的學生群體共同表現出三種特徵：(1)普遍視哥大為通向未來，成就名望、獲取社會光環的跳板；(2)對學術與專業知識具有強烈企圖心；(3)少數活躍於校園的反偶像、政治、

美學的學生團體，特別強調個人氣質風格，而形成校園中對大學生活正統論的反動勢力。在這種的校園學風之下，造就了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但相對的也有許多學生迷失在空泛而虛誇的嘍然其志中，而終究一事無成。

2. 人文主義與實用主義的通識教育意涵

不論如何，哥大在其傳統的主導、教育機制的運作，以及具有特定取向學生群體的參與之下，共同形塑出哥大教育的兩大特色：一是由教師同儕的「實用主義」取向所形成的價值標準；一是人文科系歷來因近親繁殖的教授同儕一貫相承的「人文主義」精神。換句話說，「實用主義」與「人文主義」共同構成了哥大教育的雙璧；二者的緊密關聯也造就一種具有哥大特質的通識教育，也成為認同哥大的價值核心所在。哥大學生在回歸社會之後在人文主義方面往往都有傑出的表現。而「實用主義」與「人文主義」也落實在哥大通識教育的課程之中，普遍為學生們滿意。相應於「實用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並重，哥大通識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採素養教育（liberal arts）與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課程，雙軌並進的做法。liberal arts 比較重人文精神的開發，以幫助年輕人「轉換經驗」加入更寬廣世界的人文學習；而 general education 則比較強調實用主義的意涵，主要在提供一組基礎知識的學習，幫助學生日後在此基礎上能「轉換知識」到專業的跑道。

三、通識教育的兩大非難與新通識教育的構想

然而在面對中等教育性質改變，大學強調研究取代教學的轉變、快速形成的新知識、新學科、以及美國社會、階級結構轉換的衝擊下。哥大的通識教育遭逢兩個結構性挑戰的重大非難：

第一、傳統以 liberal arts 幫助年輕人「轉換經驗」的人文學習功能，已被縮減或被中等學校接收，而成為介於中等學校與專業教育的中途站。而為因應中等學校推動的職業學程，有些大學已提早專業課程的選修，甚至有整併大學部課程、加強專業研究課程、縮短大學年限、授與符合資格學生碩士學位等等的措施與議論。雖然哥大早已採行了「主修和專（必）修」系統（major and concentration system），要求所有學生針對單一主題選習最低限量的課程；並在大學前兩年增加「人文領域、當代文明」核心課程（core courses）。但時勢變化與對核心課程形式化知識的挑戰，加上相關人員供需問題，使得通識學程問題更加嚴重。以致讓人懷疑：寄寓哥大理想的傳統教養通識是否仍能主導哥大？中等學校的改變是否已足以迫使教養課程大規模的改訂？提早生涯專門化學習的壓力真的挖空了通識課程的需要嗎？

第二、針對新知識的性質與獎學金的改變而引起的責難。尤其是面對新知識類型與學科的興起，哥大有讓它的學生具備的不只是解釋過去，更是為了因應未來而做好準備嗎？有給他們一種應付新知識類型的概念理解力或是掌控觀念的訓練模式與方法嗎？若要維持以通識做為大學教育的基礎，還有必要繼續過去二

十年所教導的同樣的通識類型嗎？

面對這些非難，Bell 認為，重點不在提出全新的大學總課程，而是指出問題的範圍，特別是如如何穿越科系的壁壘，提出知識組織的轉換模式；希望重新提供一個理想大學應該追求的新意義。因此，討論通識教育改革的重點，不該是由中等教育的改變引發，而應該從知識獲得與利用方式的改變引發的角度，思考未來十年哥大必須採取的基本步驟，以展現二個特殊的大學新功能：一是教導知識的概念化、說明與證明的各種樣式。二是強調介於傳授基本技能、事實資訊的中學，以及重視專精化、技術的研究所或專業學院之間，大學的特殊功能即在處理知識的基礎。

而在通識教育方面，Bell 認為，首先應該強調 liberal education 的心靈解放意義，而重視學生自我意識、歷史意識與方法論意識的獲得。在此意義之下，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與專業教育的區別，不在通識處理較寬廣的關係，而專業則專門化的教導或詳細介紹有組織化的學科。而在於一個主題被介紹的方式：當一個主題以作為接受學理或事實被呈現時，即為專精化和技術的面向；當一個主題被當作知覺一個偶發事件，以及引導如何將其組織成一個概念架構而被呈現時，學生要能夠有充分的自我意識，保持心靈向各種可能性、再調適開放。如此一來所有的知識都意謂能擴大與解放心靈，以遂行繼續自由探索的任務。

基於以上的辨析，Bell 提出思考哥大通識改革的具體步驟：1.比較哥大、哈佛、芝加哥通識教育的歷史，審查通識教育的原初假設、效用，以及在高等教育中的定位。2. 處理在美國社會中挑戰現存大學預修的各種政策、人力市場、中等教育、職業教育，以及基礎科學、美國史等新課程的改變。3.交代批評的價值與哲學立場，做為對哥大總課程建議的理由。4.詳細的審查哥大「當代文明」、人文學科、科學必修等課程，和「主修」系統的運作方式。

四、結論

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對照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改革問題，似乎談到的都直接間接與近二十年來呈現在國內大學與通識教育的問題相關。問題是我們能否借鑑哥大的改革經驗，也嚴肅反省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價值理念、政治社會，考量整體知識、科技、世界的發展趨勢，理想與現實兼顧，規劃屬於自己理想的願景。

Bell 之所以對於 liberal education 仍高度的肯定，是因為他深信新時代大學的真正改革必須由「革心」做起，惟有解放心靈的束縛，有新的認識與體悟，才能真正做個心靈解放的自由人。大學教育的改革不該只以現實功利掛帥，而一味的追求時髦、空喊創新，Bell 「堅決相信歷史意識是任何教育的基礎，而且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組織化與獲得知識的模式都是不同的，這些差異使得總課程的創新需要一個複雜的進路。」所以需要對所有知識進行總檢討，重新定位通識教育。

哥大願意為他們的學生、教育量身打造一套最符合他們生長發展中的課程、

學程，更想要建立一個大學教育的「典範」。相較之下，我們是否也應該效法哥大，勇於自我檢討、批判，尤其是敢於自我論述，以建立值得他人參考的典範自我期許，而不是撿現成便宜「東施效顰」，猶沾沾自喜。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但昭偉教授。本文預計刊登於《通識在線》，2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 月。

美國通識教育發展的歷史脈絡：Daniel Bell 的觀察

但昭偉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系

Daniel Bell 在《通識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中的第二章〈最初情況〉(*The Original Assumption*)中，所做的是不外是「回顧與反省」的工作。由於這本書本來就是哥倫比亞大學爲檢討通識教育而託負的工作成果，Bell 花了比較多的心思在回顧哥大推動通識教育過程中的周折。相較之下，他雖然也花了相當篇幅交代了芝加哥大學及哈佛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情形，但他的取材稍顯仄隘單薄，其周詳完整也不如對哥倫比亞大學的交代。在說明了三所大學發展通識教育的大要之後，Bell 提綱挈領的交代這三所名校在通識教育的共同發展背景、歷史脈絡及內涵性質，並順便說明三校在實際作法上的差異。在第二章的後半部，Bell 以他社會學家的敏銳，剖析了通識教育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突顯出來的重要意義，他的分析指向了大學理念的變化、通識教育發展方向的糾葛、大學組織運作與通識教育的連動。Bell 在這章的論述，不免的會刺激台灣讀者投身去反省本土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歷程、脈絡及基本性質，這種「回顧與反省」的工作，對一路走來艱辛坎坷的通識教育要如何繼續往前邁進，想必是一項必要的任務。

仔細的讀 Bell 的這本書，可以讓我們大略的掌握美國通識教育的發展過程。其中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

民主社會的分裂與共識凝聚

由於教育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緊緊相扣，所以當人類社會在面臨政經和社會的困境時，總會想藉由教育來解決。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也可循此線索來了解。根據 Bell 的交代，哥倫比亞大學廣爲人所知的通識教育課程「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就是美國政府在面臨人民在第一次大戰中可能分裂的危機而發展出來的課程。稍微詳細一點的說，由於美國是個移民國家，長期以來湧入大量歐洲各國的人民，歐洲各國之間的紛擾，也不斷的挑撥著身在

美國的各國移民的神經（比如愛爾蘭移民對英國政府即持有歷史上的仇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讓歐洲各國分成兩大敵對的集團，而身在美洲的各國後裔不免的會有選邊支持的現象，後來美國政府終而與英法結盟、不情不願的加入了歐戰！第一次大戰的方興未艾，嚴重的撕裂美國大眾之間的情感（試想一個德裔的美國人和一個英裔的美國人會對戰爭有多麼不同的反應），美國政府此時認為有必要讓全國人民了解戰爭的目標，於是成立了一些宣傳機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 J. E. Woodbridge 受託於美國政府，編寫了一套教材（即 War Issues Course），在哥倫比亞大學及全美的學生預備軍官團中心進行教學。約略在同一時間，哥倫比亞大學的另一批教授，覺得有必要開設與戰爭議題相對的「和平議題」課程（Peace Issue Course）。哥倫比亞大學於是在 1917 年的秋季班，將這兩項課程合併成「當代文明」這門課，且是大學新生的必修課。我們透過 Bell 的介紹，才了解美國高等教育中鼎鼎有名的「當代文明」的通識課程，竟意外的是因應第一次大戰而出現的產品！

除了「當代文明」是型塑社會精英共識以便齊一對外的產物之外，美國的有志之士在面對民主社會的多元發展，也亟思以大學、乃至中學的「通識教育」來建構社會的共識。Bell 在介紹哈佛大學紅皮書（The Red Book，亦即《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時，特別告訴讀者：紅皮書的執筆人強烈認為美國社會的高等教育需要有一致的教育目標和理念；紅皮書的作者不僅關心美國高等教育中的通識課程，也更關心中等教育的課程內容。

為什麼哈佛大學關心大學乃至中學的通識課程？為什麼他們認為高等教育需要有一致的目標及理念？Bell 告訴我們，原因主要出現在美國中等教育的品質長期以來就良莠不齊，更嚴重的是中等教育無法提供共同的學習內容（common learning），這使得美國人民在心靈上產生嚴重的斷裂和歧異。這斷裂和歧異是從何而來？紅皮書的執筆教授的答案是：由於中學沒有大家都要共修的課程，而大部分的人在讀完中學之後就不會繼續升學，使得美國人民的共識難以凝聚，也使得受過高等教育的少數精英份子與廣大的美國人民之間產生了鴻溝。為了彌補這種鴻溝，所以紅皮書作者在二戰之中所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從中學及大學中的通識教育著手，來建構社會的共識，以避免民主社會的分裂。

通識課程的設立有利民主社會共識形成、避免國家或社會的分裂，還可見諸於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眾所周知，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理念有濃厚的赫欽斯（R. M. Hutchins，1925 年至 1950 年間實際領導芝加哥大學）色彩，但許多人也許不知道的是，Bell 告訴我們，實際在芝加哥大學運作的通識教育卻與赫欽斯的理想有段距離。赫欽斯在 1936 年勾勒出來的通識理念和經典教育，並沒有在芝加哥大學實現，反而是在 St. John's 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找到根據地。雖然芝加哥大學的通識教育沒有依循赫欽斯的理想，但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目標之一，始終都是共識的凝聚，不論學生的背景或興趣為何，也不論他們有著什麼樣不同的生涯規劃，芝加哥大學的大學生都需要修習共同的通識課，在這方面，學生沒有選修的自由。

大學的轉變及啓蒙理念的堅持

除了面對民主社會分裂的危機之外，通識教育在美國的推廣還與大學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根據 Bell，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的大學開始受到德國大學的影響。當時德國大學開風氣之先，力倡大學的主要任務除了是知識的傳授之外，更在於研究，也就是知識的創新和專精。Bell 在說明哥倫比亞大學通識教育發展時，特別提到在哥大的成長過程中，也曾一度朝德國式大學的方向傾斜。根據 Bell 的研究，哥大在 1763 年創建時，走的是牛津大學的學院模式，但到了 1905 年，當時校長 Nicholas Murray Butler 則宣告哥倫比亞大學要朝專精化的方向邁進，改變的方向大致是將原來四年制、以通識博雅為核心的大學教育縮短為兩年，大學的第三、四年則以專業訓練或專精知識為主。Butler 的想法遭到哥大教授的反對。十九世紀末到廿世紀初，是哥倫比亞大學走在歷史分水嶺的關鍵時刻。

但令許多人驚訝的是，看來當時代表進步與保守的兩派爭端，到頭來卻由保守路線獲得勝利。挾大學校長職務與時代精神的 Butler，在當時並沒有獲得董事會的支持，支持保守路線的人以為，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還是在學生智能的發展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大學教育的主要活動是「教人」，而不是專精的訓練或職業的準備。根據 Bell 的描述，一次大戰前的哥大雖然悍然的抗拒把專精訓練當作大學的主要活動，但卻也不得不與另一股時代潮流作妥協。原來，哥大本以牛津大學為典範，把古典語文(希臘文及拉丁文)當作是入學的門檻之一，這樣的要求自然會對某些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形成一種限制，能夠符應如此入學要求的人，大多來自私立中學及中上社經背景的家庭。但在社會變遷的壓力下，1897 年哥大首先放棄希臘文做為入學條件之一，但仍保存拉丁文的要求，但取得文學士的要件仍包括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精熟。這種古典的要求在廿世紀初終於再也挺不住了，哥大一步一步的放棄古典語文作為入學及畢業資格的要件，終而在 1916 年全面棄守。這樣的棄守宣告了一個古典傳統的終結，也開啓了一個新的局面。

入學條件及畢業資格要求的改變，使得哥大學生的組成起了大的變化。公立中學的學生及新移民子女，在舊制度之下要進入哥大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在新的制度下，哥大的大門廣開，學生來源大增，學生的背景也趨向多樣化，代價則是哥大再也無法維持它歷年來的士紳傳統。這樣的改變說來不是壞事，哥大學生來源多元化的發展，使得這老大學添增了開放多元的氣象，也帶進了智能上的新活力。雖然哥大的門戶洞開，但哥大的理想始終如一。在古典語文及古典學科取消之後，取而代之的是經典閱讀。1917 年，哥大教授 John Erskine 設計了一項通識課程(稱之為 General Honors Course)，參與這課程的學生要每星期研讀一部西方經典，如此的設計著眼於學生人文素養的陶冶，而不是專精能力的培養，讓以往沒有機會接觸古典教育的學生，在大學中仍有機會透過經典的研讀來接觸西方的精粹文化。如此的課程也是後來芝加哥大學經典閱讀的先聲。

Bell 告訴我們，1919 年可說是現代哥大實際誕生的一年(別忘了，哥倫比亞

大學名教授杜威當年正在中國展開為期兩年的講學)。在這一年，現代哥大確立了兩件事：一是哥大的大學部還是以博雅通識為主，要促使學生接觸主要的思想觀念和擴展視野暨想像；二是學生來源的多樣化。

大致來說，哥大教育的博雅理念是靠三類知識領域來落實，一是「當代文明」、二是「人文學科」(包括文學、哲學、音樂及藝術的經典作品)、三是自然科學(作法較有彈性)。1919年後，隨著社會的變遷及專業化的壓力，哥大的通識博雅課程的年限及內容時有調整，但其理想始終沒有改變。

哥大的與時俱進也同樣的發生在哈佛及芝加哥大學，也就是在專業化和專精化的壓力之下，三所大學的通識理想始終沒有屈服。這種堅持倔強的背後其實是西方啓蒙的理想。在啓蒙精神的引導下，一個人之所以有其尊嚴及價值，正在於人的獨立性及自主性，人應該是自己的主人。而三所大學的通識理念就執著於此。人需要了解自我、自己所承載的傳統，所居的社會及所處的自然世界，透過這種了解，人才可望做個清明的人，才可望擺脫自然世界和人文社會世界加諸於己身的羈絆。大學的最基本任務即在於此，而通識或博雅的教育就是達成此種目標的方法。這種理想的堅持，或是人想成爲「人」的堅持，可說就是三所大學在歷經社會變遷之後，仍然堅持通識教育理想、也仍然實施通識教育的最主要原因。

理論的實踐與彈性的實踐

在 Bell 的筆下，三個各有擅場的大學之中，他最肯定的其實是哥倫比亞大學。哥大的通識教育引領了美國高等教育的風騷，也反映了美國社會中的內在矛盾（經典閱讀的理念與民主理念有其緊張的關係）。芝加哥大學通識教育的背後總是赫欽斯。赫欽斯在 1936 年勾勒出來的通識教育和大學的理念引領了芝加哥大學的發展，但 Bell 告訴我們，赫欽斯給芝加哥大學的藍圖從來就沒有落實過。哈佛大學在二戰結束後通過的紅皮書裡，也詳細的替美國中學及大學規劃了一套理想的通識教育課程，但很遺憾的，這套藍圖雖然參考了哥倫比亞和芝加哥的經驗和構想，但在 1949 年實施時卻有了很大的改變，所以紅皮書的藍圖也並未真正的在哈佛大學推行。相較之下，哥倫比亞大學在推行通識教育所根據的杜威實用主義精神，卻讓哥大在變動的時代裡，能視情況的調整通識課程的內容，使得哥大的通識教育能一直保持其多元、活潑與彈性。

Bell 對三所學校的觀察也許有獨厚哥倫比亞大學的地方，但他傳遞的訊息對我們當下台灣的通識教育卻可能有些幫助：通識教育的推動在維持既有精神的前提下(民主社會共識的建立、個人自主能力的陶冶、因應知識的快速成長與專精)，應盡量求其作法的多元、彈性和活潑。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方永泉教授。本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26 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 年 1 月。

丹尼歐·貝爾論社會變遷對通識教育的影響

方永泉

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壹、前言

貝爾(Daniel Bell)是當代美國重量級的社會學者與思想家。自從 1950 年代以後，他就一直在哥倫比亞(Columbia)大學(1952-1969)及哈佛(Harvard)大學任教。由於他著作(包括《意識型態的終結》、《後工業社會的來臨》與《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等書)的深遠影響力，使得他列名於美國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學術界泰斗之一。例如一份於 1972 年針對全美知識菁英所進行的調查中，貝爾即名列廿位最具影響力的學者之首，即可見貝爾在美國學界的地位於一斑。

在《通識教育的革新》(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The Columbia College Experience in Its National Setting)一書中，貝爾即發揮了社會學者所特有的鉅觀想像與微觀分析的能力，對於當時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進行了精闢的解析，該書可說是貝爾以一人之力(如序言中所稱之「一人委員會」)所完成的報告書，也由於是由貝爾一人所完成，所以全書內容體例相當完整，分析也十分深入，對於後來美國的通識教育造成深遠的影響。在該書的第三章「社會變遷的局面」(The Tableau of Social Changes)中，他即從社會、大學、中學等三個層面，深入探討了美國當代所發生的重大社會變遷及其對於通識教育的影響。

貳、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變遷對於社會整體造成的影響

在有關美國當代社會變遷的分析方面，貝爾援引了他後來在《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進一步開展的「三領域對立學說」—亦即資本主義歷經兩百年的發展和演變，業已形成其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間的根本性對立與衝突—將 60 年代的美國社會分就此三大領域的變遷情形進行了論述。

貝爾觀察到，當代的美國已從一個「國家」(nation)演變成一個「國家型社會」(national society)，因此在經濟方面，已經產生一個與政府相互依賴的國家型經濟(national economy)、管理型經濟(managed economy)；在政治方面，美國逐漸

發展成一種新型的國家型政體(national polity)，由聯邦政府開始擔負起之前許多由州政府所負責的管制功能；最後在文化方面，美國也逐漸形成一種「國家型文化(national culture)」，包括大學內的「知識階級」迅速發展，學者的流動更為方便，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全國性「流行文化」的崛起，此一潮流乃由電視、報章、電影等交織而成。

貝爾最爲人所稱道的就是其在「後工業社會」中對於「知識社會」或「知識經濟」所進行的分析。在本書中，貝爾除了闡述美國作爲一種「國家型社會」的現象外，也深刻地分析了「知識革命」對於教育體系所造成的影響。貝爾以爲，對於所有當代工業社會都造成重大影響的，就是「知識」。貝爾認爲，所謂的「知識」係透過理論引導下所進行的系統研究而組成，然後再學校、出版社、大眾傳播等廣爲宣揚出去。他從四個角度探討了「知識革命」帶來的影響：

首先，在教育體系方面，「知識革命」可從四個角度來探討：(一)知識的「冪數性成長」(exponential growth)；(二)新知識領域的不斷分化；(三)新型知識科技的發展——一些新的「知識科技」(knowledge technology)，包括賽局理論、決策理論、模擬、線性程式、神經機械學(cybernetics)與運作研究紛紛出現，以電腦爲工具，提供完整的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讓社會科學有突破的發展；(四)更加重視研究發展，其成爲政府的一項組織性活動，相關經費大增，其中有大部分用於國防，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委託大學進行基礎研究。貝爾發現，此一經費方面的事實正改變了大學的性格。

貝爾總結了前述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影響，那就是社會逐漸變成「未來導向的」(future-oriented)，而它也愈趨計畫性；不只是經濟趨於中央集權，亦包括個人必須爲了生涯而計畫，公司及組織也必須爲未來的成長與改變而計畫，至於政府則是嘗試去預知新的社會需求，了解未來的問題。另外伴隨變化的是人們對於專業與技能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進而教育機構得以擴張以訓練相關人才。貝爾指出，我們正進入一個「後工業的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在後工業社會中，「知識的追求」將成爲首要之務，而後工業社會中所需要的「新人」(new man)就是從事研究的科學家、數學家及經濟學家等。當然這不意味著社會大部份的成員都必須知識份子、工程師、技術人員或科學家，但社會中大部分的制度都應該是知識性的，社會中所需的創新性格應該來自研究團體、工業實驗室、實驗站和大學。這些正是新社會的骨架。

參、 大學中發生的變化——從 university 到 multiversity

貝爾歸結了前述的大學種種變化，並且說明了其對於大學教學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如下：(一)對於研究的強調，在大學部教書的人地位卻顯得較低；(二)教授角色的多樣性，影響了大學老師的教學；(三)新進教師被要求走向學科導向並積極爭取研究經費，而不再重視其教學；(四)大學部成爲學生通往研究所的「中途站」，其獨立性受到影響；(五)文理學院的發展受到打擊，包括學生素質下降、

優秀教師招募不易等。(六)大學部被視為大學中的「拖油瓶」，大學教授在取捨時多半不會先考量大學部課程，年輕學者不願意為大學部課程多作準備。

為了因應前述的問題，貝爾主張大學應該蛻變成社會的主動形塑者，其新的功能包括：(一)大學成為社會中一股主要的創新力量，而非社會變遷的反映者；(二)大學成為社會階層化體系中的主要決定因素。社會位置的高低受到個人所接受教育的影響；(三)「高等教育」大眾化將成為 20 世紀後葉大學最主要的任務。「受教育」(educated)的定義將徹底改變；(四)社會愈分化，知識及工作也愈分化，大學的功能將以訓練個人專業化為主；(五)新的「繼續教育」的概念將浮現，參與進修教育將成為晉升的必要步驟。繼續教育的正式化，將成為大學接下來的主要工作；(六)大學成為智識及既有文化生活的重心。

但現有大學的資源是否足以因應前述的新功能？貝爾提出了幾個問題供我們省思：(一)是研究與教學間失衡的問題；(二)大學是否應該教『每件事』？(三)大學中是否仍宜有共同學習(common learning)的問題？(四)大學生數目迅速增加，有可能在同時間內教育大量的學生，而同時維持其教學品質嗎？

肆、美國中學所發生的變化

由於大學的通識教育與中學教育有著一定的關係，所以貝爾又分析了近年來美國中學在課程及教學方面發生的一些改變。他歸納了過去十年間，美國的中學所發生的四項重要轉變：(一)課程改革：主要來自大學教授及專業學會的介入；(二)進階先修課程計畫；在一些中學中，「大學層級」(college level)被提供給某些條件符合的學生，以讓他們為大學入學考試預作準備，有些大學甚至允許跳級；(三)教學的改進：由福特基金會及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支助的工作坊、研討會、夏季學習案等，讓更多的教師能力升級(特別在科學方面)；(四)跨學科的課程：某些大學中人文學科在跨學科的基礎上組成。

貝爾指出，進階先修課程計畫清楚地改變了中學的生態。最大的改變便是以一種「能力分組」(ability grouping)的方式取代了原來整班按步就序地接受相同課程的升級方式。此項計畫也加速了綜合中學的衰微，並且加深了專門中學及精英中學、公立及私立學校，與大多數普通學校的差異。其次，貝爾也認為，美國中學的課程變革有一個重要的「限制」——那便是發生在數學及科學方面的變革，未必然會實施在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上，與自然學科等相同的作法卻不太可能適用於較鬆散的、其意不在追求精確的學科，「加速」學習固然可能看來流行，但卻可能消磨了日後當其再遇到該作品時的震撼或效果。貝爾強調，在中學與大學間還是應該有著順序上的「分工」。

貝爾最後認為文理學院仍可扮演重要角色，其原因係與青少年本身的「獸性」(beast)有關。如同 W. De Vance (耶魯學院前院長)所言，大學部最有智慧之處，就在使美國的學生，得以不經強迫步向智識方面的成熟(unforced intellectual maturing)。大學的歲月，對學生來說，就是嘗試自己及其心靈的時間，他可以去

測試他眾多的企圖心，面對許多不同的知識概念。貝爾發現，目前美國學院所面臨的問題，主要來自學生爲了選擇生涯，必須提前確定其主修與就業意向，甚至中學階段就已加速學習，因而窄化學習興趣之故。貝爾警告，雖然不是所有的加速學習都是壞事，但若因此縮短學生在大學部就讀時間，立即進入研究所，這不僅會導致大學教育的毀滅，也會毀滅學生的本身。

伍、結語

從貝爾的角度來看，通識教育並不是只重「廣度」，忽略「深度」的教育。它所提供的應是一種「有意義的廣度」(relevant breadth)，以對抗那些過度受限的、甚至是不負責的專門能力。「當一個社會，就像我們的社會，將年青人置於龐大與持續的競爭壓力下，要求他們不斷地抉擇、追求卓越時，其實正陷入了危機中。我們可能因此低估了某些成熟的、人性的、自由的經驗的重要性，而這只有透過真正名符其實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才能獲致。」貝爾並不否認知識革命與社會變遷帶給大學的深遠影響，然而我們卻不應該因而忽略了大學教育的本質。此話出自一位社會趨勢專家之口，當更能讓人信服與省思。

發表人爲計劃成員 黃藹教授。本文已刊登於《通識在線》，29期，台北市：通識在線雜誌社，2010年7月。

赫欽思論通識教育

黃 藹主任
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前言

本文是曾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赫欽思(Robert Hutchins)在其著作《美國的高等教育》(*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一書中第三章的導讀稿。作者首先提到通識教育對大學的重要性，通識教育是為每一個人的教育，對每個人都同樣有用。通識教育有深刻的、廣泛的效用：那就是培養人們的理智德行，讓大學師生具有共同的理智訓練，可以相互對話溝通。通識教育的目標是要從人性發掘出共同的成分，透過理智的訓練，經典的閱讀與博雅學科的學習，培養實踐智慧。這些博雅學科也可稱為永恆學科，或固定學科，內容包括經典的閱讀、閱讀方法，文法、修辭與邏輯，後者代表了寫作、說話與推理的規則。經典提供了卓越的典範；文法、修辭，與邏輯都是決定如何獲得卓越目標的手段。

一、通識教育的重要性：通識課程作為大學師生對話的基礎

本章探討通識教育與高教之間的關係。大學不能沒有通識教育，否則大學師生之間就沒有共同的理智訓練基礎，教授們相互間不理解，無法交談，也沒有共同追求的重大的目標。個人無法是每個領域的專家。因此，除了自己的專長領域外，必然會對其他領域感到隔閡，除非他同時具備其他領域專家擁有的相同基本教育。隨著經驗科學進步發展並累積愈來愈多的數據，這就變得愈發重要。由於知識主題內容的無限分化，而且我們堅持把資訊當做教育的內容，所有理念逐漸地會沉沒不見，即使能有基本程度的理解也會很快地無法做到。藉行政措施來矯正這種趨勢的努力，只是治標不治本。哈佛大學的巡迴教授制度、芝加哥大學的學院組織、耶魯大學的人際關係研究所，儘管都是聲譽崇隆，受人贊美，並不能消除教育體制上的分裂、不和，與漫無秩序現象。

本章討論的是有關內容，而非方法。要把作者喜歡的這種教育傳達給那些不能或不願從書本獲得教育的人，有很大的困難。問題答案不是有些人不應受教育，而是應如何為目前我們不知道要如何教的那些人，找到教育的方法。不能因為不知道教育的方法，就說教育的內容是錯誤的。作者提出的方案是基於通識教育是為每一個人的教育，不管是否繼續念大學。不管是否進大學，通識教育都同

樣有用。當然，以「效用」的通俗意義來說，如果不進大學，通識教育對人沒有用。通識教育無法幫人賺錢，也無法幫人適應環境，或幫人跟上時代。可是通識教育會有更深刻的、更廣泛的效用：那就是培養人們理智的德行(intellectual virtues)。

二、通識教育的效用與目標：發掘共同的人性，並培養實踐智慧

效用通俗意義的難處在於：它把中程目的與終極目的相混淆。物質的富裕與對環境的調適多少都是善，但並非善自身，而且在其外還有其他的善。可是理智的德行卻是本身即為善的，而且是達成幸福手段的善。理智德行，指的是理智的習性。亞理斯多德區分五種理智德行：其中三種是思辨的德行(speculative virtues)，包括：直觀的知識(intuitive knowledge)，指歸納的習性；科學的認知(scientific knowledge)，指證明的習性；以及哲學智慧(philosophical wisdom)，是科學認知與直觀理性的結合，是第一原理與第一因，在本性上最高尚的事物。另外兩種是實踐理智的德行(virtues of the practical intellect)，包括技藝(art)，是根據真實的推理路徑創作的的能力；以及實踐智慧(phronesis)，就是相關行動的正確推理。理智的德行是從理智能力的訓練中培養出來的習性。經由恰當訓練過的理智，或經恰當習慣培養出來的理智，就是能在所有領域中順利運作的理智。因此，理智德行培養的教育就是最實用的教育。

赫欽思指出，儘管人類科技巨幅進步，科學知識也有偉大進展，我們拋棄理智的遺產，只閱讀新書，只討論當前事件，設法使學校跟上時代，甚至走在時代前面。這種對進步的錯誤看法，使得經典與博雅學科(liberal arts)被排除在課程外，過度強調經驗科學，且不管多麼膚淺，把教育當作當代社會運動的僕役。近年來這種態度，由於全球性經濟蕭條，使一些人主張教育要使年輕人能為政治、社會、經濟的變遷做準備。贊同者認為，我們應設法弄清楚即將來到的變革是甚麼，並設計出一套能落實這些變革的課程。反對者則認為，我們應先確定怎樣的變革是可欲的，然後教育學生不僅要期待這些變革，而且也要參與推動變革。赫欽思的立場則屬於後者，他認為，我們教育的目標是發掘人性的共同成份，它在任何時間或地點都是一樣的。因此教育一個人在任何特定的時間或地方生活，或讓他適應任何特殊環境的想法，是與真正教育的理念相違背的。

教育可理解為理智的培養，它的培養為任何人在每個社會都同樣為善。不過，所有其他的善，相對於此一善，都只是手段而已。赫欽思主張，任何通識教育的計畫都必須是教育學生能採取理智的行動。因此，必須啟發學生邁向追求實踐智慧的道路。實踐智慧幫助我們選擇欲求目的的手段。實踐智慧的培養一方面是靠理智的運作，另一方面是靠經驗。不過實踐智慧最主要的條件是正確的思考，因為教育無法複製經驗，只有等學生畢業後自己去獲得，因此要讓學生盡力培養正確思考作為獲得實踐智慧的手段。

亞理斯多德曾說：「年輕人無法具備實踐智慧，原因是這樣的智慧不僅與普遍的原理有關，而且也關係到特殊經驗，可是年輕人缺乏的就是經驗，只有相

當的年歲才能帶來生活經驗。」因為實踐智慧是「一種根據為人而言的善惡事理，真實而合理的行動能力。」教育能對培養推理作出最佳的貢獻，後者對實踐智慧的培養是不可或缺的。通識教育可以明智地將經驗留給生活，而專注於理智訓練的工作。

三、固定學科作為通識教育的內涵

赫欽思指出，固定學科(permanent studies)是每位有教養的人應該掌握的，這些學科構成我們的理智遺產，也是通識教育的核心。這些學科不能因為困難，而被忽略。Eliot 為哈佛大學引進自由選修制度(free elective system)，等於否定了教育的內容。由於教育沒有內容，就忽略了教育的目標是要將人與人結合起來，要連結過去與現在，並進一步推展人類的思考。如果這是教育的目的，就不能容許大學生那種散漫的、自發式的興趣來決定教育的內容。如果學生要成為有教養的人，就必須精熟那些整體學科發展所立基的任何領域中的固定學科。

赫欽思主張，教育必須要有主題內容，而且是一個合理的，可辯護的內容。我們不能改變它來迎合家長、學生，或大眾的隨興想法。在通識教育中，重要的是要將共同的人性成份發揮出來。他還主張，固定學科是通識教育的核心，而這並不是指它們是教育的全部。由於通識教育為大多數學生可能是受教育的終點，它必須將他們與現在、過去與未來連繫起來。

通識課程並不包括體格的鍛鍊與品格的鍛鍊，也不包括社交禮儀與商業技巧，它主要應由固定學科組成。固定學科會發掘出我們共同人性的成分，因為它們將人與人聯結起來，因為它們將我們與人曾經想過最好的事物連繫起來，因為它們是所有進一步學習與理解世界的基礎。固定學科包含下列要項：

一、從古代留傳下來的經典，即使如此，它們還算是今日的東西，因為經典就是萬古常新的著作。這也是它為什麼稱為經典。蘇格拉底對話中提出的問題，在今日與在古代柏拉圖寫書時一樣都是攸關重大的事，它們是極為緊要之事，我們已經遺忘了它們有多麼的重要。這些經典是通識教育的核心部分，我們無法在沒有它們的情況下理解任何學科或當代世界。如果閱讀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一書，就會見識到一位偉大的行動天才；我們就會熟悉一部無與倫比，具有簡潔而優雅文字的著作。我們也會理解現代科學的基礎。

二、西方世界的經典囊括了知識的每個領域。柏拉圖的《理想國》是理解法律由來的基本文獻，它對教育與公民訓練同樣重要。亞理斯多德的《物理學》探討自然界的變化與運動，是自然科學與醫學的基礎。大學四年時間花費在閱讀、討論，並消化這些重要經典，有助於專業學習的準備，及最終多元的通識教育。這樣的經驗可以作為進一步學習的準備，以及設計用來幫助學生理解世界的通識教育。經典也可以培養閱讀的習慣，品味與批判的眼光，這些都可以幫助受完正式教育的成年人，對有關當代生活的思考與活動，能睿智地思考與行動。

四、結論：完整通識教育課程的規劃

爲了讀書，必須知道讀書的方法。透過文法學習，才能讓我們讀懂書寫的文字。文法是對語言的科學分析，透過它才能理解文字的意義與影響力，文法訓練我們的心智，並培養邏輯推理能力。它本身就是善，且對經典閱讀有幫助。在與經典的聯繫上，及獨立於經典外，文法在通識教育上都佔有其地位。除了文法，還要加上閱讀方法、修辭與邏輯，或者寫作、說話與推理的規則。經典提供卓越的典範；文法、修辭，與邏輯都是決定如何獲得卓越的手段。說話有其規則，它是自我表達能力。邏輯是推理成爲嚴格證明所根據的條件，用術語所作的陳述。如果通識教育的對象是爲睿智的行動來訓練心智，邏輯就少不了。邏輯是推理之學的關鍵分支，它存留至今，只是要添加一種學科，作爲推理最清晰且最精確形式的範例，它就是數學。

這套課程並不難，只要給學生機會，他們就能做得到。改革的時代已經到來，必須建立新型態的大學或學院，或者在舊有大學中鼓吹通識教育改革運動，目標是要讓每一位教授，最終的目標是讓大學的整個教學團隊，都接受一套真實正確的通識教育觀。除非這樣的改革運動能夠開展，大學會繼續停留在混亂中，將不會有通識教育，也不會有大學；而大學也會持續使國人失望。